

“厚描”与“厚译”： 论翻译中的文化厚度与阐释伦理

王琳钰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翻译已不再被视为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跨文化交际与知识重构的核心实践。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厚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本文旨在介绍“厚翻译”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涵，通过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檀香刑》中典型例句的分析，探讨“厚翻译”如何通过副文本等手段构建文化语境、彰显文化特异性，并反思其在平衡“可读性”与“忠实性”、促进文化平等对话中的伦理价值与实践局限。

【关键词】厚翻译；文化翻译；副文本；文化负载词

1 从语言转换到文化阐释的翻译范式转向

传统翻译理论，大多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对等与交际功能的实现。然而，当翻译的对象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社会、宗教等文化文本时，单纯的语言对等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一个简单的文化负载词，如中国的“气”或西方的“democracy”，若不经任何阐释直接翻译，就会导致目标语读者的误解或意义缺失。

正是在此背景下，“厚翻译”理论应运而生。该概念直接源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厚描”。格尔兹以其经典的“眨眼”为例指出，一个简单的眼部动作，可能是生理反应、刻意模仿、密谋信号或戏剧排练，其真正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意义结构”（克利福德·格尔茨，1973）。受此启发，哲学家兼翻译理论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在论文《厚翻译》中，首次将这一概念系统引入翻译研究。阿皮亚强调，翻译，尤其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文学与哲学文本的翻译，不应满足于提供字面意义，而应致力于成为“一种教学关系”，通过丰富的注释、导言、评注等“厚化”手段，将文本置于其丰富的文化语境之中，引导目标语读者理解并尊重源语文化的独特性（Appiah, 1993）。

本文认为，“厚翻译”不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一种翻译伦理和阐释立场。它挑战了以目标语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翻译霸权，倡导一种以源语文化为依归的异化翻译，但其目的是通过“增厚”文本来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对话。下文将从理论核心、案例分析及其价值与争议三方

面，对“厚翻译”进行深入探讨。

2 “厚翻译”的理论核心：语境化、注释性与反身性

2.1 语境化原则：这是“厚翻译”最核心的特征。它要求译者将文本视为一个文化产物，并将其放回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去理解与再现。翻译因此不再是孤立的文本操作，而是一种文化历史的重构（Appiah, 1993）。

2.2 注释性原则：为实现语境化，“厚翻译”大量依赖副文本手段。热拉尔·热奈特所定义的副文本，如前言、后记、导读、脚注、尾注、括注等，是翻译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副文本构成了一个阐释的“脚手架”，在保证正文流畅性的同时，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深入探究文化内涵的路径。

2.3 反身性原则：“厚翻译”要求译者具有高度的反身性意识，即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文化位置、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译者需要在副文本中说明自己的翻译策略、遇到的困境以及做出的抉择，从而将翻译过程本身“透明化”，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意义的建构与批判。（Hermans, 2003）

阿皮亚认为，这种“厚”的翻译模式，它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旨在修复因权力不平等而造成文化误解与扭曲，最终目标是培养一种“文化宽容”，让目标语读者学会以源语文化自身的术语去欣赏和理解它。

3 “厚翻译”案例分析

原文：孙眉娘从小就跟着戏班子野，舞枪弄棒翻筋斗，

根本没有受三从四德的教育（莫言，2021b：120）。

译文：Having lived up till then among a performing troupe, Meiniang knew all the acrobatic moves for the opera stage, and she had never been schooled in the traditional feminine imperatives of “three obediences”—first to father, then to husband, and finally to son—and the “four virtues” of fidelity, physical charm, propriety, and fine needlework. (Goldblatt译, 2013:116)

语境化原则：原文“跟着戏班子野”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中文表达，带有一种不受管束、自由奔放的意味。译者在这里进行了巧妙的语境化重构。他将“野”这个抽象的行为状态，具体化为“懂得所有舞台上的杂技动作”。这并非字对字的翻译，而是将孙眉娘在戏班这个特定环境下的生活状态和习得的技能清晰地呈现给了不熟悉中国戏曲文化的英语读者。

注释性原则：原文中的“三从四德”是一个高度凝练、文化负载极重的概念。译文提供了详尽的文内注释，就能确保读者在阅读时不需中断去查阅书末注释，就能完整理解这个文化核心概念的具体内容和其对中国传统女性的束缚性。

反身性原则：在翻译“四德”时，译者同样进行了具体化和一定程度的重构。例如“妇容”译为“physical charm”而非字面意思“appearance”。这些选择都体现了译者在两种文化间进行协商和再创造的自觉意识。

4 “厚翻译”的价值、争议与反思

“厚翻译”理论自提出以来，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争议。其核心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对文化中心主义的有力反驳。第二，它突破了表层的语言信息传递，致力于实现深层的文化理解与对话。其面临的争议与挑战包括：可读性与流畅性的牺牲、“厚翻译”赋予了译者巨大的阐释权。

要确定“厚译”的恰当厚度需要综合判断。首先要思考翻译的核心目标，确保所有增译和注释都为此服务。其次，要区分核心文化概念与次要背景信息，对关键信息进行深度阐释。最后要考虑读者感受。总之，“厚译”的厚度

并非一成不变，它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文化负载词的重要性、目标读者的需求以及文本类型等多种因素。关键在于，厚译的“厚”在于精准、适度的文化阐释，其目标是搭建文化理解的桥梁，而非炫技或过度补偿。

结论

“厚翻译”并非翻译普适原则，核心适用于两类场景：一是翻译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凝练概念时，字面对等无法传递完整意义；二是源语与目标语文化差异大、存在理解鸿沟时，需借此避免误解与意义缺失。其价值在于通过语境化等原则及副文本手段，实现文化信息深层阐释与准确传递，还能培养文化尊重意识、彰显文化多样性。尽管存在影响阅读流畅性、译者阐释权过大等争议，但它仍是深度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理论，凸显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阐释与文明对话。

参考文献：

- [1] 艾丽华, 杨仕章. 对“thick translation”的再认识——兼谈中华文化“走出去”语境下薄译也是一种厚译[J]. 中国翻译, 2024, 45(01): 138-144.
- [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3] 李红霞、张政. “Thick Translation”研究20年: 回顾与展望[J]. 上海翻译, 2015 (2) : 34-39.
- [4] 莫言. 2012b. 檀香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5] 周领顺, 强卉. “厚译”究竟有多厚? ——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6) : 103-112+150.
- [6]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 [J]. Callaloo, 1993(4): 808-819.
- [7]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8] Hermans, Theo.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3) : 380-389.
- [9] Mo, Y. 2013. H. Goldblatt(trans.) Sandalwood Death [M]. Norman: The University Oklahoma Press.